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俄苏意日等国卷

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

2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

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2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(2)/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 —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 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)

ISBN 7-81029-448-2

I. 俄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25 字数: 8.7 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5000—20000 册

全卷 22 本 总定价: 88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五月的夜	果戈理 (1)
伊凡·费多罗维奇·什邦卡和他的姨妈	果戈理 (36)
旧式地主	果戈理 (68)
外套	果戈理 (96)

五月的夜

——或女落水鬼

果戈理

只有鬼才知道！基督徒着手做一件事情，他跟个野狗追兔子似的，焦急呀，焦急呀，结果还是一事无成；可是只要碰上鬼，尾巴一摇，渴望的东西就会自天而降。

甘 娜

嘹亮的歌声像河水似的泛滥在某村的街上。这时候，由于白昼的工作和劳碌而疲倦了的青年和姑娘们吵吵闹闹围成一圈，浴着清澄的夕辉，用永远带有哀愁的调子倾吐着自己的欢乐。沉思的夕晚如梦如幻地拥抱住深蓝的天空，把万象融化成朦胧的远景。天色已经薄暮，但歌声还没有停息。年轻的哥萨克列夫科，村长的儿子，手里抱着四弦琴，从唱歌的人群里溜出来。哥萨克头上戴一顶山羊皮帽子。他顺着大街走去，一边拨动琴弦，一边踏着拍子。接着，他悄悄地在—幢栽满矮樱桃树的小屋门前停下了。这是谁的屋子？这是谁家的门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弹唱起来：

太阳落山了，黄昏临近了，

到我这儿来呀，我的宝贝！

“不对，我的亮眼睛的小美人儿八成是睡熟了，”哥萨克唱完了歌，向窗户走去，说道：“加榴^①，加榴！你睡了么，还是不想出来见我呢？你准是害怕有人瞅见我们，再不然你是不愿意叫冷风吹痛你白净的小脸蛋！你别害怕：一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夜晚挺暖和。要是有人来的话，我会用罩褂遮盖你，用腰带裹住你，用胳膊围拢你——这样，就谁都不会瞅见咱们了。要是吹来一阵冷风，我会紧紧地把你搂在怀里，用接吻温暖你，拿帽子盖住你白嫩的脚。我的心肝，我的小鱼儿，珠项圈！露一下脸吧。把你白嫩的小手从窗户里伸出来一下也好……不对，你没有睡，骄傲的姑娘！”他用那种即使一霎时的屈辱也引以为耻的人的口吻高声地说：“你成心耍弄我，那么再见吧！”

于是他转过身来，把帽子歪戴在一边，轻轻地拨弄着四弦琴，骄傲地从窗前走开。这时候木把手转动了一下：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女郎，浸浴在暮色中，怯生生地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，扶着木把手，跨出门来。一双明亮的眼睛像夜星似的在朦胧的昏暗里温柔地闪耀着；红珊瑚的项链隐隐地放光。连她颊上羞怯的红晕，也躲不过年轻人鹰隼般的眼光。

“你多么性急呀！”她低声地对他说。“这下子你就生气了！你干吗单挑中这个时候：街上不断地总是有人来来往往……我心里害怕……”

“别害怕，我美丽的小白球花！再靠得我紧些！”年轻人说，搂住她，把那用皮带挂在脖子上的四弦琴扔在一旁，双双在小屋的门口坐下了。“你知道我一个钟头不见你就会难

过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姑娘插嘴说，沉思地凝视着他。“我耳朵边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对我说，往后咱们不能再时常见面了。这儿村子里的人都坏透了：姑娘们用嫉妒的眼光瞅着你，而小伙子们……并且我觉得，近来我妈对我监视得更严了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是住在外乡倒痛快些。”

说到最后的几句话时，她的脸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表情。

“刚回家乡还没住上两个月你就腻味了！八成你是讨厌我了吧？”

“噢，我没有讨厌你，”她笑着说。“我爱你哟，黑眉毛的哥萨克！我爱你，因为你有一双褐色的眼睛，当你用它们瞧我的时候，我好像打心底里就乐了，真是又快活，又兴奋；因为你魅人地抖动你黑色的短髭；因为你在街上走着，唱着，弹着四弦琴，别提有多么好听啦！

“我可爱的姑娘！”年轻人喊，吻她，把她更紧地搂在怀里。

“放手吧！够了，列夫科！你先告诉我，你跟你爹提过了没有？”

“提什么？”他好像才醒过来似的。“告诉他我要结婚，你打算嫁给我么？——提了”但“提了”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气馁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拿他有什么办法？老家伙照例装聋作哑；他根本不听这一套，反倒骂我不该满街乱闯，不该跟野小子们在街上淘气，耍无赖。可是别发愁，我的加榴！我给你哥萨克的保证：我一定要把你说得回心转意。”

“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列夫科，事情一定会顺着你的意思办到的。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：有时候我想不听你的话，可是你的话一说出口，我就不知不觉地顺着你的意思去做了。“瞧，瞧呀！”她继续说，头靠在他肩上，眼睛朝上望，穿过面前樱桃树的蟠曲的桠枝，望到温暖的乌克兰天空无边无际地发着蓝光。“瞧呀，星星们遥远地在那边闪动：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……这不是上帝的天使们打开他们琼楼玉宇的窗户在望我们么？是吧，列夫科？他们是在那儿望我们下界吧？人要是能像鸟儿一样长了翅膀，该有多么好——那就可以一直飞往那儿去，高高地，高高地……哎，真可怕！地上没有一棵橡树能够通到天上。可是，人家说，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棵树，树梢在高空里簌簌地响，每逢复活节的前夜，上帝就攀着这棵树走到地上来。”

“不是的，加榴；上帝有一把很长的梯子从天上通到下界。圣天使长们在复活节的前夜把梯子架好；上帝刚跨下第一级梯子，所有的邪魔鬼怪就都一个倒栽葱翻下去，纷纷跌下地狱，因此在复活节这一天，一个恶灵也不会残留在人间。”

“水波是怎样轻轻地荡漾着啊，好像婴儿睡在摇篮里一样！”甘娜手指着一湾池塘继续说，那池塘被黑魑魑的枫林密密地隐蔽着，哀哭的杨柳用低垂的枝条轻拂着水面。池塘像一个虚弱的老人，把遥远的天空搂在寒冷的怀抱里，用冰冷的吻吹满灿烂灿烂的群星，星星们仿佛预感到光华四布的夜的帝王就要驾临似的，在温暖的夜空里暗淡地明灭着。一幢紧闭着百叶窗的古老的木屋斜依在靠近丛林的山坡上，好像在打瞌睡；青苔和野草盖满它的屋顶；茂密的苹果树长满

在它的窗前；丛林的阴影包围它，给它染上一片神秘的阴暗之色；胡桃树丛生在它的阶下，一直迤邐到池塘边。

“我记得好像在梦里一样，”甘娜说，眼睛不离开他身上，“那是许久，许久以前了，那时我还很小，跟在妈的身边，大人们时常讲起一桩关于这幢房子的可怕的故事。列夫科，你一定知道的，讲给我听听！……”

“别听这些，我的小美人儿！老乡们的嘴里还会说得出口好话来！你听了一定会害怕，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。”

“讲吧，讲吧，亲爱的黑眉毛的小伙子！”她说，把脸儿贴紧他的脸，搂着他。“不，你一定不爱我了；你另外有了心上人。我不会害怕的；我晚上睡觉会睡得很踏实。你要是不讲给我听，我倒要睡不着的。我会胡思乱想撇不开……讲吧，列夫科！”

“人家说，有鬼附在姑娘们的身上，挑起她们的好奇心，这话一点不错，那么，你听着吧：许久以前，我的小宝贝，在那幢房子里住过一个百人长。这位百人长有一个闺女，一位漂亮的小姐，皮肤雪一样的白，像你的小脸蛋一样的白。百人长的妻子早已亡故；他总想张罗一房续弦。‘爹，娶了后妈，你还会像先前一样地疼我么？’——‘会的，我的女儿；我要比先前更紧地把你搂在我的怀里！会的，我的女儿；我要给你买更漂亮的耳环和项链！’

“百人长把年轻的妻子带回来了。年轻的妻子长得挺俊俏。皮肤白里透红；但她老是那么怪可怕地瞪着继女，继女一瞧见她，就要喊叫起来。严厉的后妈整天一句话也不答理她。到了晚上，百人长带着年轻的妻子到卧房里去了；可怜的小姑娘独自一个人幽居在一间斗室里。她一阵心酸，哭了

起来。偶然一回头，看见一只可怕的黑猫偷偷地逼近她的身边；毛闪闪发亮，铁爪搔着地板。她惊慌地跳到长凳上；猫也追了上去。她又跳到暖炕上，猫也紧跟着她，冷不防蹿到她脖子上，扼住她的喉咙。她大喊了一声，使劲把猫摔在地上；可是，可怕的猫又逼近过来。她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墙上挂着父亲的一把马刀。她摘下来，当啷一声向地板上掷去——一只铁爪被斩断了，猫怪叫了一声，消失在黑暗的墙角里。第二天一整天，年轻的妻子没有走出房门；到第三天才托着捆着绷带的手走出来。可怜的小姑娘认准后妈一定是个妖精，她的那只手是被自己砍断的。第四天，百人长命令女儿去挑水，收拾房间，完全像个普通的农妇一样。不准她再跨进内室。可怜虫受够了委屈，可是没有办法呀，只有服从父亲的意志。到了第五天，百人长把女儿赤脚从家里赶出去，临走一片面包也没有给她。小姑娘捧着白嫩的脸蛋哭了起来。‘爹，你毁了你亲生的女儿！妖精毁了你犯罪的灵魂。愿上帝饶恕你吧；而我这个不幸的人，他老人家显然不容许我再活在这世界上了。’——那儿，你瞧见了没有……”说话时列夫科转身对着甘娜，手指着那幢房子。“你往这边瞧：那儿，在房子的尽那边，那个最高的池岸！小姑娘就从这个岸上跳了下去，从此以后，她就不活在人世了……”

“妖精呢？”甘娜畏怯地插嘴说，眼泪汪汪地凝视着他。

“妖精？据老婆婆们说，从那时候起，每逢月色皎洁之夜，所有的女落水鬼都要上岸来，到这宅邸的花园里来晒月亮；百人长的闺女当了她们的首领。有一夜，她在池塘边瞧见了后妈，就猛扑上去，大叫了一声，把她拖到水里。可是

即使到了这节骨眼儿，妖精也有的是办法：她在水底变了一个女落水鬼，这样就逃过了女落水鬼们要用来惩罚她的绿色芦苇编成的鞭子。你去相信这些娘们的话吧！她们还说，那位小姐每夜要把女落水鬼们召集拢来，挨个儿注视她们的脸，要认出到底哪一个是妖精：可是直到现在，还没有认出来哩。一遇上活人，她立刻就把他抓住，逼着叫他猜；要是猜不出来，就也把他淹死在水里。老年人就是这样讲的呀，我的加榴！……现在的房主人想在这地方建造一所糟坊，并且已经派来了一个酿酒师傅……可是我听了说话的声音。这是弟兄们唱完歌回来了。再见，加榴！好好儿睡觉，别尽想娘们瞎编的这些鬼话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更紧地拥抱了她，吻了她一下，就走了。

“再见，列夫科！”甘娜说，沉思地凝望着阴森森的树林。

这时候一轮巨大的火焰般的月亮神彩奕奕地从地底升起来了。一半还隐藏在地平线下面，但整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庄严的光辉。池塘上荡漾起银光闪闪的涟漪。暗沉的草地把树影衬托得格外分明了。

“再见，甘娜！”背后有人喊，接着吻了一下。

“你又来了？”她说，向四下里张望；可是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不相识的年轻人， she 就把脸扭了过去。

“再见，甘娜！”又有人喊，又有人吻了她一下。

“该死的，又是一个讨厌鬼！”她愤愤地说。

“再见，亲爱的甘娜！”

“还有第三个！”

“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甘娜！”四面八方都有人吻她。

“这么一大帮人！”甘娜喊道，从争先恐后要拥抱她的年轻人中间挣脱出来。“老是不停地接吻，也不嫌腻味！往后再也不敢上街上了！”

说完这几句话，门关上了，随后只听见轧拉一声锁上了铁锁。

村 长

你们知道乌克兰的夜么？你们不会知道乌克兰的夜的呵！看看这夜色吧：月亮从中天向下窥视。辽阔的天宇向四处延伸，显得格外地辽阔。它燃烧着，喘息着。整个大地沐着银色的光辉；奇妙的空气又凉爽，又闷热，充满着甜醉的气息，一片熏香的海洋颤动着。非凡的夜！迷人的夜！黑暗中的森林，不动地、灵化了似地耸立着，投出庞大的阴影。池塘显得安详而寂静；寒冽而幽暗的池水被花园的深绿色的围墙阴郁地锁闭住。野樱和西洋樱的处女林畏怯地伸根在清凉的泉水里，当俊美的僇薄儿——夜风来偷吻的时候，树叶就偶或簌簌地发响，好像愤怒和憎恨这种孟浪似的。整个大地睡着了。可是在天空中，一切都喘息着，一切都是奇妙的、庄严的。心里感觉到辽阔和不可思议，一大堆银色的幻象就和谐地在灵魂的深处滋生了出来。非凡的夜！迷人的夜！忽然一切都苏醒了：森林、池塘、旷野。远远传来了乌克兰夜莺的嘹亮的啼声，使人想象似乎月亮也伫停在中天俯耳倾听……好像着了魔似的，村落伏在高岗上打盹。一堆堆的屋宇在月光下显得越发皎洁，越发美丽；它们的短墙越发

醒目地在黑暗中凸现出来。歌声停歇了。万籁俱寂。敬神的人们都已经睡熟了。只有几处低矮的窗户透出灯光。在有些人家的大门道里，错过了钟点的一家人还在吃晚饭。

“哦，高巴克舞不是这么跳的！这全不对头。老哥们怎么说来的……哦，对啦：戈卜，特拉拉！戈卜，特拉拉！戈卜，戈卜，戈卜！”一个喝醉酒的中年汉子一边在街上跳舞，一边这样自言自语着。“真的，高巴克舞不是这么跳的！我干吗要撒谎！真的，不是这么跳的！哦，对啦：戈卜，特拉拉！戈卜，特拉拉！戈卜，戈卜，戈卜！”

“瞧这人疯疯癫癫的！要是个年轻人倒也罢了，可他又是这么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孩子见了都要发笑的，三更半夜还在街上跳舞！”一个过路的老婆婆手里抱着一捆稻草，喊道：“回屋里去吧！早就该睡觉了！”

“这就去啦！”那汉子站定了说。“这就去啦。村长我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魔鬼剥光他祖宗十八代的皮，他以为他是个村长，他有权在大冷天用冷水浇人家，所以他就目中无人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村长，村长。我是我自己一个人儿的村长。老天爷要罚我就罚吧！罚我吧！我是我自己一个人儿的村长。就是这么一句话……”他继续说，走近跟前碰到的第一幢房屋，在窗前停下来，伸手在玻璃窗上摸索，要寻找那木把手。“家里的，开门呀，家里的，快一些，我对你说，快开门呀！哥萨克该回家睡觉了！”

“你往哪儿去呀，卡列尼克！你走错人家了，”一群唱完欢乐的歌回家去的姑娘在他背后笑着，喊着。“要不要我们指给你看你的家？”

“指点我吧，众位小姐！”

“众位小姐！听见了没有？”一个人接碴儿说，“卡列尼克多么有礼貌啊！光冲这一点，我们也该指给他看他的家……可是慢着，你得先跳个舞。”

“跳舞？……唉，你们，好狡猾的姑娘们！”卡列尼克慢吞吞地拉长声音说，笑着，用手指威吓着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走，因为他再也站不稳了。“让我吻一下好么？我要吻你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！……”于是他跨着歪歪斜斜的步子跟在她们后面追过去了。姑娘们喊叫起来，挤做一堆，可是后来看见卡列尼克跑不快，大家就放下了心，跑到街的另外一边去。

“那儿是你的家！”她们向他喊道，一边走远去，遥指着一幢比别家高大得多的村长的村舍。卡列尼克顺从地往那边踱去，又开始咒骂村长来。

可是，引起这许多不利于自己的蜚语流言来的村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村长是村子里一位顶重要的人物。趁卡列尼克还没有到达他路程的尽头的时候，无疑地，我们一定来得及讲一些他的事迹。全村的人见了他都远远地脱帽致敬；姑娘们，即使是最年轻的，也会向他道日安。年轻人谁不想当上个村长呢？任何人的桦皮烟匣都任凭村长打开；健壮的庄稼人，当村长把肥大而粗笨的手指伸到他的菩提树皮鼻烟匣里去的时候，只能把帽子捏在手里，毕恭毕敬地伫立在一旁。在村子的集会或者村会上，虽然他的权力只限于少数的几票，但村长总是占上风的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地派人去辗平和修补道路，或者挖掘沟渠。村长的样子阴郁而森严，不爱多说废话。许久许久以前，当已故的叶卡捷林娜女皇陛下驾幸克里米亚的时候，他被选作了护送官；这份差使

他当了整整两天，居然宠幸有加，能跟御马夫一起坐在驭者台上。从此以后，村长就学会了沉思而庄重地低垂着头，抚摸长长的下垂的八字胡须，斜睨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。自从那时候起，不管谈论什么，村长总要把话题拉回来，讲起他怎样护送女皇，坐在御马车的驭者台上。村长有时喜欢装聋，特别是当他听到不爱听的话的时候。他受不住艳冶奢华的装束：他永远穿一件黑粗呢罩褂，束一条花绒腰带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换过第二套衣服，只有在女皇陛下驾幸克里米亚的时候，他曾经穿过一件蓝短袄。可是，村里恐怕很少有人还记得那个时候了，并且他把这件蓝短袄珍藏在箱子里，还上了锁。村长是一个鳏夫；但他家里住着一个女佣，早晚烧两顿饭，揩桌洗凳，粉刷房屋，给他织布做衬衫，处理家务。村里的人都说，她压根儿不是他的什么女佣；可是我们已经看到，村长有许多仇人，他们是乐于散布各式各样的谰谤的。然而这中间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，每当村长走到许多刈禾女人的田里去，或者到一个有年轻的闺女的哥萨克家里去的时候，女佣总要不高兴的。村长虽然瞎了一只眼，但这只独眼却刁钻得出奇，离开老远就能看见薄具姿色的村姑。然而他每次在窥望美貌的姑娘之前，总要先向四下里仔细张望一下，看看女佣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瞧着他。可是凡是关于村长应该说的话，我们差不多都已经说过了；而醉汉卡列尼克，这时候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程，还在喋喋不休地用一切极不体面的话来辱骂村长，那些话是只有他的笨重不灵的舌头才说得出的。

意外的情敌 一个阴谋

“不，伙计们，不，我不奉陪了！胡闹得够了！尽玩恶作剧，你们还没有玩腻么？早就被人家骂作小流氓啦。还是回家睡觉去吧！”列夫科对那些游荡的同伴们说，他们还想勾引他做些淘气的事情。“再见吧，哥儿们！祝你们晚安！”于是飞快地离开他们，顺着大街跑去了。

“我的亮眼睛的甘娜不知道睡了没有？”他想到，走近我们所熟悉的四周围着樱桃树的那幢房子。在寂静中，他隐约听见低声的谈话。列夫科站住了。透过树隙，一件衬衫闪着白光……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想了想，挨近了一些，躲在树干背后。月光下，他面前有一张姑娘的脸闪耀着……这是甘娜呀！可是，这个背向着他的高大的男人又是谁呢？瞧了半天也是白费：树影把这个人从头到脚给遮住了。只有在那人的前面才露出一点儿光；可是列夫科只要再往前移动一步，就有被人发觉的危险。他悄悄地贴紧树干，决定留在那儿不动。姑娘很清楚地叫着他的名字。

“列夫科么？列夫科是个奶臭未干的娃娃！”那高大的男子用嘎哑的嗓子低声说。“多咱我要是在你家里碰到他，我要扯掉他的额发……”

“我倒想知道，这是哪个骗子手，夸口说要扯掉我的额发！”列夫科轻轻地嘟哝着，拼命伸长脖子，想不漏掉一个字。可是，陌生汉子用这样的低声继续说下去，往后他就一点也听不清楚说些什么了。

“亏你不害臊！”等他的话说完了，甘娜又说。“你撒谎；